



我本清流

◎ 杨映红

初冬的太阳像是被揉碎的金箔，慵懒地铺陈在丽江坝子的云絮里。寒霜尚未褪尽，天际线已泛起灰青色，玉龙雪山顶上的积雪也被镀上了一层柔光，恍若神仙姐姐遗落的金簪。我裹紧黑色的羽绒服，踏着覆满薄霜的水泥路，看着霜花在晨光中蒸腾成雾，如同无数透明的蝶翼轻盈的掠过鼻尖。

几经辗转来到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开南办事处敏儒村丽大路旁的第二污水处理厂。还没进门就见到一座牌坊式建筑静立在晨雾中。黛瓦白墙的轮廓被朝阳勾勒出金边，牌坊式的大门门头上题着“第二污水处理厂”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熹微的晨光中若隐若现。

走进大门来到厂区，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首先见到的不是什么污水处理池等等，而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院落，这我不禁疑惑我是不是误闯入了“莫奈尔花园”，这哪里是污水处理厂？分明是深藏于市井的秘境园林。

“小心台阶。”身后传来温润的男声。我们在排水公司文书记的引领下，绕过花园迎面撞进一片流动的斑斓。本该是粗粝冰冷的水泥池体，此刻却化作莫奈笔下的印象派画布：曝气池里翻涌的活性污泥泛着绸缎般的光泽，斜射的光束穿透水雾，在空中织就七彩霓虹。菌群在生化池表面勾勒出抽象的笔触，赭红

与靛青的渐变恍若梵高《星空》坠入人间。

站在生化池边的观察台上，我下意识屏住呼吸。正午的阳光穿过厂区消毒池上方的遮雨棚，在曝气装置翻涌的泡沫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却照不亮池中泛着暗褐色的污水。那股混



合着腐殖物质与化学药剂的刺鼻的腥臭气味，像无数根细针顺着鼻腔直刺入脑髓，熏得人眼眶发酸。

“这味道真臭。”我扯了扯口罩边缘，不加思索，脱口而出。。

技术员小李接过我的话茬，“或许是习惯了，我们闻到是泥土的芳香味，所以这个味道是专属于我们排水人的。”

我没再辩解，看着小李执着的样子，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超越嗅觉的芬芳，那是文明与自然和解的气息。

我看见曝气头喷出的气泡正此起彼伏地炸裂，将暗红色的活性污泥搅成沸腾的泥浆。

技术员小李突然轻呼出声：“是厌氧菌分解产生的硫化物……”

旁边的王组长边说边从口袋里摸出个巴掌大的玻璃瓶，里面沉淀着絮状的活性污泥。

他旋开瓶盖时，我下意识后退了半步，却见他蘸取少许污泥抹在指尖：“活性污泥中的钟虫、累枝虫，这些微生物在吞噬有机物时会分泌特殊代谢物。”他忽然将沾着污泥的手指凑到鼻尖轻轻嗅了嗅说：“这味道就像雨后森林里腐烂的松针，带着新生命萌芽的腥甜。”看着他深深沉醉的表情，我又一次被感动了。

生化池深处，活性污泥中的菌群正进行着一场微观世界的狂欢。它们吞噬着有机物，吐出二氧化碳，它们就像无数微型的炼金术士。

第二污水处理厂旁，一座湿地公园正在悄然生长。脱泥后的尾水经过再次净化，潺潺流入二污厂围墙后的池塘里。池中的鱼虾成群，芦苇丛中藏着白鹭的巢穴。附近的村民老和也会常来此处垂钓，他感慨地说：“以前这条河漂着死鱼，现在连螺蛳都肯长膘了。”

正午时分，阳光变得慷慨。我同集团纪委综合督查组一行又驱车来到了第一污水处理厂，丽江第一污水处理厂位于下八河，主要处理丽江城区民主路以东片区、古城片区、下八河片区及部分四十米道片区的污水。

我们边参观边听着沈厂长的介绍：污水处理厂的清晨，是从巡检开始的。第一污水处理厂的王师傅，穿上藏蓝色的工作服，戴上安全帽，拿着手电筒，开始巡检。他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要仔细看：细格栅有没有堵塞，砂水分离器有没有异常，生化池的泡沫多不多。手电筒的光，照在设备上，反射出冷冽的光，他的脸上却带着异常的严谨。

“王师傅，早啊！”门口的保安打招呼。王师傅点点头，继续往前走。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一次巡检的结果：“2025年6月15日，细格栅无堵塞，砂水分离器运行正常，生化池泡沫较少……”这些文字，像一个个密码，记录着污水处理的每一个细节。

第一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工程已经顺利结束，于2025年5月，第一污水处理厂的新工艺投入运行。这套工艺叫BFM生物集效工艺，是集生化处理、物化处理和智慧水务于一体的系统。污水进来后，先经过粗格栅，把大的垃圾拦住，然后进入流动床生物膜反应区，那里的微生物像小战士一样，吃掉污水中的有机物。接着，污水进入反硝化深床滤池，去除氮磷，最后经过紫外线消毒，变成清澈的水，从总排口流出来。整个过程，像一场魔法，把浑浊的污水，变成了清流。

老李抚摸着新安装的BFM生物集效反应池，金属表面还残留着焊接的余温。不禁让他回忆起二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野，如今，曝气池里翻滚的活性污泥如同沸腾的金色麦浪，微生物在暗处分解着有机物，像一场无声的战役。这让他又想起2019年提标改造时，工友们顶着高原的烈日，用三个月时间将1万立方米/天



的旧管网与新技术缝合。那时的泥浆裹着汗水渗入土地，如今已长出成片成片的格桑花。

我正听得入迷，不知不觉拐进了加药车间。屋顶在正午的烈日下蒸腾着热气。空气里浮沉着药剂粉尘的涩味，混合着隐约的铁

锈气息，像一张无形的网罩住整个空间。眼前豁然堆起三座“药山”——数百袋印着“除磷剂”字样的白色麻袋，每袋足有五十斤重，棱角锋利的袋口还沾着运输途中蹭上的泥灰。

“哗啦——”

麻袋倾倒的刹那，白色粉尘腾空而起。阿翠屏住呼吸侧身避开，小亚却呛得弯腰咳嗽，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小和抓起水管冲淋料斗，水流裹挟着淡粉色药浆冲进管道，像一条扭动的毒蛇。我这才看清她们的工作服：后背晕开的汗渍结成盐霜，袖口磨出毛边。

“每天要搬多少趟？”我递过矿泉水。

阿翠仰头灌下半瓶，喉结滚动如困兽：“一污厂日处理四万吨，每吨水配五克药……”她掰着手指算，

“二十一袋，三班倒，每班七袋。”

小亚突然插话：“夏季暴雨来临的时候，来水超标三倍，我们连扛三十六袋。”

我怔在原地，记录本里冰冷的数字突然有了血肉，二十一袋，五十斤，多少次的弯腰起身……这些被报表省略的琐碎，此刻化作她们肩上紫红的勒痕、磨穿的鞋底、咳不尽的粉尘。小和弯腰拾起空袋时，后腰别着的降压药瓶从口袋滑落，塑料瓶在水泥地上弹跳着滚到我脚边……

绕过轰鸣的脱泥机房，爬上生化池，腐臭味愈发浓烈。瞬间好几座生化池如巨兽腹腔般铺展眼前。墨绿色的污水翻涌着细密泡沫，水面漂浮着枯叶、塑料袋和腐烂的菜叶。三个熟悉的身影正俯身于池畔围栏，竟又是阿翠、小亚、小和她们的背影。

“你们不是在加药间吗？”我扶住晃动的铁梯。

“加完药有空，我们就来这儿打捞、清洗池子。”小和的声音闷在口罩里。

她们三个手持长柄的滤网在空中划出弧线，精准兜住一片泡发的莴笋叶。滤网提起时沥下水珠，叶子上蠕动的蛆虫让她们眉头都没皱一下。

“你们图啥呢？”我看着小亚用刷子刮洗池壁上的青苔。

“不图啥。”小亚表情淡定，甩了甩酸痛的胳膊轻轻的说。

她们不是英雄史诗里的主角，只是污水厂流水线上的一个个齿轮，却用血肉之躯碾碎了“女性干不了重活”的偏见，为城市的洁净默默奉献着自己。

驱车再到第三污水处理厂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我们登上智慧水务总控室。落地窗外，晚霞将污水处理池染成莫奈的《睡莲》系列。全息投影在虚空中流转，三维模型里，中水正化作银色溪流注入千沟万壑。这一幕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与生态的融合之美。

在总控室里，我注意到调度员小习的保温杯。掀开杯盖，漂浮的枸杞与大枣在褐色的药汤里沉浮。“暖暖胃”她笑得腼腆，“上夜班时总感觉寒气顺着脊柱往上爬。”监控屏幕的蓝光映衬着她眼下的黑眼圈。

我们在第三污水处理厂的科普馆里，遇见一群少先队员正透过显微镜观察污泥中的钟虫。孩子们的眼睛亮如星辰：“原来污水里也有小精灵！”讲解员小李想起自己刚入职时，连自家亲戚都嫌污水处理厂“脏、



晦气”。如今，厂区定期举办开放日，参观者们惊叹于 MBR 膜池的精密，好奇于紫外线消毒的奥秘。环保意识，正像细流汇江，悄然浸润着这座古城。

下班时已暮色渐沉，我和综合督查组成员也踏上了回程的路，晚风卷着污水厂

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忽然读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小李嗅到的芳香味、小和滚落的药瓶、小习的保温杯……月光漫过污水处理厂的围墙，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影子投在生化池的水面上，与翻涌的污水交融，竟拼凑出玉龙雪山的轮廓。我忽然明白：所谓清流，从来不是凭空而降的奇迹。它是这些无私奉献的排水人们肩上磨破的血痕，是他们掌心的老茧，是无数个日夜在恶臭与粉尘中挺立的脊梁。

当古城的灯火次第亮起时，他们的身影隐入厂区的阴影里。没有掌声，没有镜头，只有降压药瓶在桌子上轻轻滚动的声响，像一首写给清流的安魂曲。

丽江的夜，玉龙雪山在月光下泛着银辉。排水公司业务部的值班室里，年轻人小刘正在录入当天的水质报告。屏幕上的数据平稳如钟摆，他忽然想起十年前初到厂区时，师傅对他说过的话：“咱们干的活，就像是在给城市洗胃。”

此刻，三个污水处理厂的进水口仍在吞吐，出水口则吐出清流。这些水流过灌溉渠，渗入农田；汇入青龙河，滋养古城；最终，流向长江，奔向大海。

污水处理人常自嘲自己是“城市肾脏的清洁工”，但他们更愿做一尾清流——以数据为鳍，以责任为鳞，在浊世中游向澄明。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滴清水里，都沉淀着排水人的守望；每一道清波中，都倒映着城市文明的倒影。

丽江的碧水，终将长流，让绿色成为新时代丽江发展的永久底色。

